

欧文·卡普兰斯基访谈录

Donald J. Albers / 文 杨中明 张浩 / 译

编者按：本文来源自 Donald J. Albers. Interview with Irving Kaplansky. *The College Mathematics Journal*, 22: 2, 98-117 (1991). 感谢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授权翻译并转载。文中“MP”指采访者。

欧文·卡普兰斯基 (Irving Kaplansky, 1917-2006) 又称“卡普”(Kap),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 (MSRI) 所长。作为一名管理者, 他从未忘记导师桑德斯·麦克莱恩 (Saunders Mac Lane, 1909-2005) 给他的建议: “随时都要表现得就像你必须在第二天向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解释你的行动一样。”

卡普兰斯基因其对无限代数的研究而备受尊崇, 但他也为自己作为一名教师所做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他敦促我们要避免对数学内容“一知半解”, 并要求我们在真正理解时向他人解释。在芝加哥大学 40 年的教师生涯中, 卡普兰斯基培养了 50 多名博士生, 他还抽出时间与别人讨论并向他们解释! 在研究数学之余, 卡普喜欢创作歌曲并担任一名“完美伴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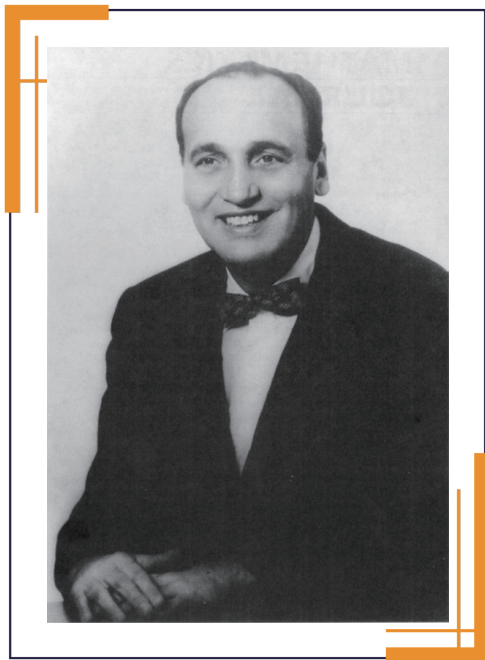


图 1. 欧文·卡普兰斯基, 1963 年摄

完美伴奏者

MP：您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数学吗？

Kap：待会儿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告诉你，所以先让我们把这件事弄清楚。最初的时候我的家人以为我会成为一名钢琴家。

MP：他们从哪里看出来的？

Kap：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只是无法确定准确的日期。我母亲说当时我四岁，我想大概是这个时候。总之，我被带去观看了一场意第绪语歌舞喜剧，我记得喜剧的名字是《金雀》。这可能是部低档次的歌舞喜剧，但它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启示，使我明白了音乐可以带来这种形式的娱乐。为了

方便我姐姐上课，家里以前买了一架钢琴，当那天回到家后我坐下来弹奏了该剧的热门歌曲。我现在仍然可以演奏这首糟糕的小曲子。所以在上学之前我就被送去上钢琴课了，并且一直学了大概 11 年。后来我意识到再继续学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不会成为一名杰出的钢琴家。

MP : 您喜欢弹奏吗？

Kap : 我不喜欢练习，没人会喜欢。但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弹钢琴。我有时会说上帝想让我成为完美的伴奏者——更确切的说法可能是完美的排演钢琴师。我弹奏很大声，弹奏过一段时间，但我演奏得并不好。然而，音乐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爱好。上高中时，我开始在舞蹈乐队中演奏，这让我得到一点收入。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加入了一个小型爵士乐队，在该地区的各个夜店进行演出。那时的哈佛大学有一个大型乐队，那是一个很大的爵士乐队，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年受邀加入其中。那时我是一名讲师，也许是该乐队成员中唯一的教员。记得当时我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教微积分，班上很多参加舞会的女生看到她们的老师在弹钢琴都很惊讶。

MP : 您打破了人们对数学家的刻板印象。

Kap : 在哈佛我还与运营广播电台的孩子们打交道，我有一个固定节目，他们称之为“K²”（Kaplansky Kapers）。

MP : 您有没有像汤姆·莱勒（Tom Lehrer, 1928-）那样写一些歌？



图 2. 卡普两岁时在父亲的膝前，
从左至右：父亲萨缪尔、欧文、莫里斯、马克斯、玛丽、母亲安娜

Kap : 没有。汤姆·莱勒实际上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我没有他那样的天赋。我模仿当时流行的艺术家并对他们作出过评论，例如弗兰基·卡尔（Frankie Carle, 1903-2001）。我还模仿黑兹尔·斯科特（Hazel Scott, 1920-1981）的风格。在我去芝加哥大学做讲师后，这类事情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20年前，在我兴奋地成为我所说的校园伴奏者之前最好的一段经历。无论在校园里做出什么疯狂的表演，人们都知道我很想并且有能力伴奏好。

MP : 您如何解释这20年来的中断呢？是因为要抚养孩子或类似的事情吗？

Kap : 这是部分原因，主要还是我不知道怎样与他们联络。最后，我无意中通过商学院的教授鲍勃·阿什赫斯特（Bob Ashenhurst）又重新联系上了。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谈论了太长时间。

MP : 喔，一点也不长。

Kap : 当时我是数学系主任，我们正在成立一个应用数学项目。鲍勃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应用数学学位，所以我们邀请他加入该项目的委员会。后来在一次闲聊中发现他在校园里的《吉尔伯特和苏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歌剧社团里非常活跃。我向他承认我在伴奏《吉尔伯特和苏利文》歌剧上很有经验，听了之后他精神为之一振，说：“伙计，我们正需要一位钢琴家！”我记得我接下来的事情是排练《鲁迪戈》（*Ruddigore*）歌剧。在那之后，我认识了对伴奏型人员感兴趣的人，我甚至还为演出写了一点音乐。接下来的几年里，为了在芝加哥培养学生精神，我们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并与附近像诺克斯学院这类球队踢球——他们雇了一个汽笛风琴在大学附近的街道上跑来跑去，我就负责弹奏汽笛风琴。我有一个剪贴簿可以给你看。

MP :（接过剪贴簿）哇，这太棒了！

Kap : 这是一首成熟的歌曲。副歌采用圆周率 π 的前14位小数并以明显的方式将它们转换成音阶的音符。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前，我想花几分钟时间来解释下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MP : 好的。

Kap : 我会讲得简短些，尽管我可以就这个主题作整整一个小时的报告，而且



图3. 卡普兰斯基大学时的音乐表演海报